

全面揭秘人文大师另面生活

李叔同

的

二次婚姻揭秘

·长篇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窦应泰 著

李家旧宅的婚姻

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

人生最难断的情丝

「格格不入」的婚外姻缘

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窦应泰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窦应泰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141-443-8

I. 李… II. 窦… III. 李叔同 (1880~1942) —生平事迹 IV. 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029 号

书 名 / 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著 者 / 窦应泰

责任编辑 / 吕 莺

封面设计 / 红十月设计室

出 版 / 台海出版社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80mm×1020mm 1/16

印 张 / 20

印 数 / 10000 册

字 数 / 350 千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443-8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家窦应泰近照。

2005年出版的主要纪实文学作品：

- 1、《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 2、《梁实秋的初恋与黄昏恋》
- 3、《曾荫权传——从推销员到香港特首》
- 4、《超级赌王——何鸿燊家族画传》
- 5、《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的自述、信函和日记》
- 6、《辜振甫商海浮沉录》
- 7、《大帅府——张学良家族私密档案》
- 8、《李敖档案》

写在前面

编辑出版名人的女性世界是我多年的愿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女性，也不仅仅是因为编过诸多本名人的传记。而是每每看到有关名人背后的女性（母亲、妻子、伴侣、知己、朋友）的故事时，总是不胜唏嘘。

固然成长为一名名人有着与常人异别之处，但做为名人背后的女性，在社会、家庭、道德、伦理诸多方面所需承受的压力亦不比名人小，做名人难，做名人的女人更难！

因为有了女性，名人的情感生活增添了绚丽多彩的光环；因为有了女性，名人也饱尝了人世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女性在名人的生活中交织着复杂的亲情、爱情、恋情和友情，女性成为名人生活中、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女性也成为影响名人一生甚或他们事业有成、受人尊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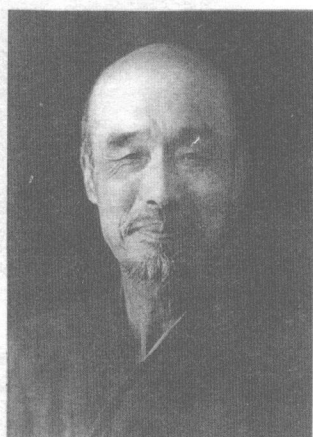
本套长篇纪实文学系列丛书，从2004年开始策划、组稿，至今陆续出版了有关金庸、柏杨、李敖、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李叔同、梁实秋、郭沫若等诸历史文化名人

的女性世界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全面、系统的揭示了上述人文大师鲜为人知的另面生活，并在其中穿插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人物生活的社会背景，以生动、真实、细腻的笔触，充分展现了名人的丰富的女性世界——母亲、爱人、红粉知己、朋友。这些女性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与名人或结为夫妇，执手一生；或相爱相知，终生陌路，却爱恋一世，结下深厚情谊。这些女性，在让人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也让人们为她们动人的故事，高尚的情操，为她们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深深感叹！

浩瀚人生，多少风流人物，随着时代风云变幻，一去不返。记录名人的女性世界在今天会是一个更感人、更精彩的世界，也是对人生对生命的另一种感悟。

吕 莺

2006年1月



弘一法师(李叔同) 1937年像



留学日本时的李叔同



李叔同以日本女友为模特儿画成的素描。



李叔同与一同创办“春柳社”的同学曾效古(右)的合影。



李叔同的原配夫人俞氏



乡试失败后的李叔同在上海客串起京剧《虬蜡庙》中的黄天霸，即使在低谷人生时他也不甘沉沦。



李叔同在杭州执教期间，与西泠印社有过亲密的关系，他常有诗文留在那里。

輪轉生死中無須更步忌猶復照一如登春臺曾不知
佛與菩薩為之痛心而慘目也 幸賴喜緣得聞法
要此千生為轉九成聖之時尚復徘徊歧路乍前乍
卻則更歷千生為劫亦如是而止耳况張轉輪陷更
有不可知者哉 居士 趁未老未病抖身心撥世事得一
日光景念一日佛名得一時之夫情一時淨業由他命
終我之盤纏預辦前程總當了也若不如知此後悔難
追 拜天如 特無累而修行何如藉修行而既累且歷勞逼
迫不可警悟苦空塵礙情性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
一分得力安婆活計輕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穩當
高益 大師 向華居士 貴心念佛為富先德法結以藉勵之 辛酉嘉平漢南

李叔同墨迹



弘一法师(李叔同) 在俗时留影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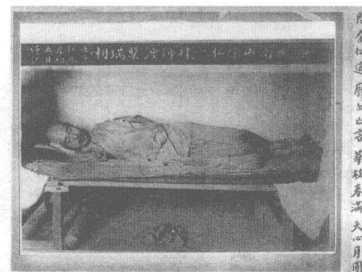
——送别·李叔同



青年时代李叔同在上海“城南草堂”中。



1900年李叔同摄于上海。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李叔同)在泉州圆寂。



1927年秋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上海江湾永义里丰子恺宅院门前留影。



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后，丰子恺、刘质平（左）两弟子仍时来求教，因此他并不寂寞。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时代的戏缘 / 1

1. 迷上京剧的孩子 / 1
2. 小时候见过李鸿章 / 7
3. 与杨翠喜的一面之缘 / 12

第二章 不期而至的婚事 / 20

4. 俞家的姑娘长得俏 / 20
5. 和女艺人相关的故事 / 26
6. 订了婚的媳妇不相识 / 36

第三章 李家旧宅里的新婚 / 41

7. 洞房中的新娘艳美惊人 / 41
8. 没有共同语言的小夫妻 / 47
9. 杨翠喜色绝惊载振 / 52
10. 雪地里站着个漂亮小媳妇 / 57

第四章 康梁余波震津门 / 62

11. 一不留神踩上了地雷 / 62
12. 年长两岁的俞氏有主见 / 67

第五章 避祸上海滩 / 76

13. 更名隐身困申城 / 76

- 14. 妙文华章会知音 / 80
- 15. 城南有一座幽雅小院 / 85

第六章 在城南草堂的日子 / 90

- 16. 俞氏与宋梦仙 / 90
- 17. “梨花诗会”女才子 / 95
- 18. 客居沪上思故里 / 102

第七章 焦土·残梦·故人情 / 107

- 19. 惊看塘沽变焦土 / 107
- 20. 义愤再话杨翠喜 / 112
- 21. 京城如海觅女伶 / 120

第八章 纵为高士难免俗 / 127

- 22. 上海，梦绕魂牵的地方 / 127
- 23. 两下开封 / 130
- 24. 乡试败北志难酬 / 134
- 25. 杭城愤然交白卷 / 139

第九章 人人都是戏中人 / 145

- 26. 面对粉黛志难移 / 145
- 27. 人生如戏，为何不可登舞台 / 151
- 28. 杨翠喜的“戏”还没唱完 / 157

第十章 扶桑另有新天地 / 165

- 29. 护送母灵返天津 / 165
- 30. 两次邂逅日本少女 / 171
- 31. 美丽的春山淑子 / 178

第十一章 爱与恨的共鸣 / 185

- 32. 画，心灵沟通的桥梁 / 185
- 33. 心中偶像成了悲剧人物 / 189

第十二章 格格不入的婚外情 / 199

- 34. 在东京又犯了“戏瘾” / 199
- 35. 爱到深时是怨时 / 204
- 36. 李叔同：“我在国内有家室！” / 209

第十三章 婚后才知什么是爱情 / 216

- 37. 不请自来的“模特儿” / 216
- 38. 当爱来时不分贫富 / 223
- 39. 婚姻的障碍在心里 / 227

第十四章 也遇上了世俗的麻烦 / 235

- 40. 在上海过独居的生活 / 235
- 41. 津门尽是烦心事 / 240
- 42. 归家时难别亦难 / 246

第十五章 风雨袭来之前 / 250

- 43. 杭城本是伤心地 / 250
- 44. 少年偶像竟在江南 / 256
- 45. 难以走出的封闭阴影 / 261

第十六章 他索性要当个和尚 / 265

- 46. 激情过后的若即若离 / 265
- 47. 断食，出家的前奏 / 269
- 48. 她与他已半年不见面了 / 275
- 49. 晴天的霹雳终于响了 / 281
- 50. 西湖边上的最后一面 / 287

第十七章 人生最难断情丝 / 291

- 51. 俞氏重返上海滩 / 291
- 52. 在西湖边上找得好苦 / 295
- 53. 东京的未亡人 / 303

第一章 晚清时代的戏缘

1. 迷上京剧的孩子

滔滔的海河从他脚下缓缓流过去了，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身影投映在河水中，他已经在河边长堤上伫立了很久。一直到春天傍晚的暮霭从他面前的海河上升腾起来，又从这由子牙河、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渐渐形成的一片氤氲的浓雾，把他喜欢的海河完全融入一片漆黑的夜幕中时，这青年才把目光移向身后那并不繁华的城区——古城天津卫！他忽然发现，那素有华北商埠之称的城区里已经亮起了点点簇簇的灯火。

这是1896年5月——清光绪二十二年早春。混浊的海河虽在枯雨季节仍然涛声阵阵，风起浪涌，巨大的浪涛不时从远方冲向岸边，冲刷着由石头筑起的河堤，在这个脑后梳着细长辫子的青年人脚下哗哗流过去，不时飞溅起雪白的浪花。

这青年姓李，学名叫文涛，字叔同，乳名成蹊。已经17岁的李叔同身着一件藏青色的马褂，下着月白色的长袍，显得器宇轩昂。他虽然浑身男子威仪，但眉宇间又含着淡淡的斯文，无论从他高高鼻梁还是那隐含睿智的大眼睛，都让初识李叔同的人意识到他是个胸怀大志的后生。尤其是他面对滔滔海河泰然自若的神情，其性格的成熟显然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那条细细的发辫从后脑搭拉到胸前，又在他的脖子上盘了一个半圆儿，辫梢儿则咬在嘴里。在瑟瑟晚风中他嘴边浮现出藐视一切的浅笑，似乎海河的汹涌浪涛也不在话下。

“成蹊，你今年已经17岁了，再也不能每天跑到戏院子去听戏了。你可要知道，你爹他临去之前，可是再三地叮嘱我，他要我说什么也得把你给带好。他说，无论如何将来也要让你成为个栋梁之材！”

在愈见昏暗的暮色中，李叔同耳边的海河滔声忽然变为母亲王凤玲苦口婆心的叮咛。听到母亲的声音，刚才还高扬起头，面向滔滔海河的李叔同，忽然变得神情凝重起来。他知道自己处境确如母亲多次叮嘱的那样，虽然他对学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从小时候起就喜

欢上了听戏，特别对当时天津唱得红火的京剧更是入迷三分。他理解母亲为什么不许他听戏，李叔同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天津这大盐商的家里所处的地位和处境，不允许他像普通人那样任性和放纵。他也明白母亲王氏为什么不许自己在课余时前往城里的福仙楼去听戏，母亲担心他因听戏而误了功课。当然，母亲更担心的是，万一李叔同去戏楼看戏的消息传进天津粮店后街60号的李家大院，肯定又要遭到邻居们的一阵冷嘲热讽。即便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大家族里，像他这样没日没夜的跑出去看戏，母亲也会因他而遭到白眼。

“娘，看戏有什么不好呢？我爹在世的时候，不是经常去戏院子听戏吗？”

李叔同始终认为他喜欢看戏的嗜好无可厚非，他看戏和那些在声色场上胡作非为而荒疏学业的纨绔子弟截然不同。李叔同首先要把老师赵幼梅布置的《尔雅》和《四书》等学业都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才能晚上偶尔来到天津水阁大街上的福仙楼里听戏。因此李叔同总在王氏劝阻自己的时候，拿他那早已作古的父亲李筱楼来作听戏的挡箭牌。李叔同心里清楚，德高望重的父亲李筱楼即便已经故去多年，可他老人家在李家大院老老少少心中始终是坚不可摧的精神偶像。

“胡说，你怎敢和你爹相比呢？”不料王氏听了大怒，指着李叔同鼻子说：“你爹喜欢听戏，那是他一辈子功德无量应得的享受，这个家就是他辛苦一辈子才有的，谁敢和他相比？你如今尚未成材，还是一个孩子，怎么能随随便便到街上听戏呢？这种事万一传进家门，我看你如何在别人的白眼下吃饭呢？”

“哼，我才不理那些白眼呢！”李叔同虽然理解王氏严厉有加指责的背后，往往包含许多难言的至爱深情，但他始终难以改掉看戏的嗜好。自从父亲李筱楼十二年前在津病歿以后，王凤玲早就把她今生所有希望都寄予在儿子身上了，母亲在父亲死后的孤苦，李叔同深有体会。他也知道母亲原本出身很苦，早年就来到这大户人家当丫头。她是19岁那年成为父亲的侧室，而王凤玲生下李叔同的时候，父亲已经68岁了。

一位使女变成了姨太太，母亲在这样大家族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李叔同对此心领神会。他同情母亲的处境，甚至恨不得有一天带着母亲永远走出粮店后街那座古色古香大院，过自食其力的自由生活。不过，从小就喜欢在家里看堂会戏的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对戏剧的追求。如

果哪天不允许李叔同回家吃饭，他也许不会十分在意；但是如果有人坚决劝阻他去戏楼看戏，恐怕会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父亲在世时幼小的李叔同就养成了听戏嗜好，也并非母亲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改变的。因为李叔同从心里已与京剧深深地结缘，尤其是最近他在福仙戏楼结识的著名女坤伶杨翠喜，更让青年李叔同从心里念念不忘。他感到杨翠喜是他见过的所有演员中最优秀的一个。

“傻孩子，你怎敢这样说？如果你再敢顶嘴，我就要打你，打死你这不成器的东西！”王凤玲见视若命根子的爱子居然不听自己的劝告，心里就越想越生气。她在气极之时，就会忽然操起手中的鸡毛掸子，恨铁不成钢地向儿子打过去。可是，就在那鸡毛掸子将要打在李叔同头上时，王氏忽又把手停在了空中。她知道这掸子万一打在儿子头上，将是什么样的后果。想起这十几年她在李筱楼故亡以后的艰难时日，想到含辛茹苦把个不谙世事的五岁毛孩子拉扯到今天的种种艰辛，王凤玲心里又气又难过，最后不得不扔掉手中的掸子，一个人扑在床上失声哭泣起来了。

“娘也是真不容易呀！”如今，李叔同的面前晚风又起，他再也不能在海河边上徘徊了。他必须马上回家，想起母亲今早在家里的悲怆哭声，想起这十多年王凤玲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管束和关爱，李叔同心里蓦然泛起一丝苦楚。他虽然从心里仍然酷爱京剧，渴望还去福仙楼去看杨翠喜主演的新戏。然而就在李叔同准备进城去福仙楼的时候，脑际又浮现出王氏那双哀求的眼睛，这时候他的心软了。李叔同知道今晚无论如何不能再去福仙楼了，如果再进戏楼，他纵然可以一饱眼福，但是那样他却又要深深刺伤母亲的心了。想到这里，李叔同离开了海河长堤，在越渐昏黑的夜色下一人向城区那条通往粮店后街的老路上走来。

“成蹊，你知道你爹在世的时候，为什么给你取这个乳名吗？”李叔同匆匆走过海河上的铁桥，然后走进了那条灯火辉煌的河边一条街。眼前都是清朝末年天津卫特有的繁华夜景，一辆辆人力洋车在他面前钻来跑去，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地摊又沿河边排起了参参差差的长龙。一盏盏小煤油灯下，便是一个个叫卖水果和风味小吃的摊床。什么驴打滚、什么狗不理包子、什么大麻花、小蒸饺、什么北方花糕、什么过冬的大鸭梨、什么北方小枣和南方荔枝。还有一些在夜市上叫卖换季衣裳和吹糖人儿的商贩，做泥人和吹糖人的手艺人，也都趁机来到夜市上兜揽生意。卖艺的、打把式的和唱双簧的，五行八做的各色人物把一条临河小街塞得人山人海。

李叔同心里很烦，他不知是不是还去看杨翠喜的戏。他每天从学堂放学回家的时候，都要经过这条小街，而这条小街便可直通福仙戏楼。今晚他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了，可是他不知为什么还是鬼使神差地走了过来，面对叫卖声此起彼落的人群，李叔同有些烦躁。他不知该不该沿着老路走过去，现在没什么比不能看杨翠喜的戏更让他心烦的事了。李叔同心绪越是烦乱，母亲今天早晨对他说的话越声声入耳：“你爹为你取名成蹊，就是让你有一天成才的意思！他这辈子在大清官场上始终没有得到施展，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考取功名。好不容易考上了功名，年龄又大了，所以在朝廷里做官才不得志，他最后只能辞官来天津卫经商。成蹊，你爹希望你将来千万要早考功名，不要像他那样到了晚年才进官场。要像那些有出息的举子一样，早一天进朝作官，成为有学问有权力的李氏继承人啊。可现在你竟然这样没出息，情愿把自己的学业荒疏了，也要去给那个姓杨的女戏子捧场！你如此胡来，这成了什么体统呢？”

李叔同茫然地离开那条人声喧哗的小街，准备择一条近路回到粮店后街的李家大院。他知道母亲这时正在家里翘盼他的归来。可就在这时候，李叔同竟身不由己地继续往前走去，眼前忽然亮起一片明亮的灯火。他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面前就是那人流拥挤的“福仙楼”！戏楼门楣上悬挂着巨大的海报，上面画着个粉黛浓施的戏妆女子，看她那俊俏的眉眼和妩媚的笑窝，李叔同心里一阵狂跳，暗叫：这不就是杨翠喜吗？

“是她，就是她！我就喜欢看她演的戏，我不明白，我去看她的戏莫非就是去为她捧场吗？”李叔同没想到如今为了看戏，竟然接二连三地惹母亲生气。从小就孝顺听话的李叔同，正由于同情和理解母亲在李家大院的艰难处境，才处处小心地孝顺着青年守寡的王氏。

李叔同始终不认为看戏会影响他的功课。他认为自己将来肯定能考取母亲期盼的功名。过早成熟的李叔同，心里也知道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为什么那样严格管束和控制他的言行举止，甚至连他每天学了什么功课也都样样过问。他明白王氏希望他早日成才，这样才能给寡居母亲挣得一脸荣光；如果李叔同考得了功名，母亲才能在李家扬眉吐气地过日子。李叔同正因为抱定有一日扬名显身，所以他才在父亲死后每日发奋苦读，从7岁那年开始，他就熟读只有成年人才能读懂的《四书》。几年光景，李叔同已经成了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青年才俊了。他记得自己是7岁开始启蒙的，那时李家的主持人就是他二哥李文熙。虽然文熙是他同父不同母的兄

长，然而这位兄长却与他这小弟弟在年龄上整整相差12岁。成熟的二哥，对于小小年纪就精通古今的李叔同来说当然是最好的老师。他在李文熙的指教下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和《格言联璧》。到他9岁时不但可以对这些篇章过目不忘，诵背如流，让李文熙大为吃惊的是，同父异母的小弟李叔同居然还触类旁通，又读了连李文熙也不曾学过的其他理论，而且都是他这幼小年龄不该读的书籍，如《古文观止》和《唐诗宋词》，即便李文熙也一知半解，可是王氏感到暗自欣喜的是，小小李叔同竟然能过目不忘。让李叔同自己也感到自豪的是，他只要读过什么文章，马上就能原文背诵。李叔同如此精明过人，大大出乎于李家大院所有老幼的意料之外。

李叔同杰出的少年文才，让那些轻视王母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暗生敬佩。那些人都没有想到当年深得李筱楼宠爱的如夫人王凤玲，身边竟然还有这样一个相貌堂堂且又学富五车的儿子！本来，王凤玲始终以爱子李叔同的聪明才智为荣为耀，希望他早一天长大，也好光宗耀祖，为她这身单势孤的弱女子在李氏大家族占有一席之地。李叔同又何尝不想给母亲争一口气，可就连他自己现在也无法弄清，为什么随着学业的日渐斐然，他开始酷爱上了枯燥学业之外的艺术！他喜欢美术、喜欢音乐，特别对当时由北京流传到天津的京剧更加情有独钟。有时李叔同为了看上一场戏，甚至情愿放弃家里的美味佳肴。至于女演员杨翠喜在天津舞台上的崭露头角，更让青年李叔同为之倾倒，他甚至把这位色艺双绝的女艺人当成了他心中追求和崇拜的偶像。杨翠喜为什么强烈地吸引他，不仅因为这女子的戏唱得精彩，还因为此前古老的天津卫虽然有众多名伶齐聚于此，然而女子上台唱戏还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新事！而杨翠喜这样出类拔萃的坤伶刚刚出山，就成了李叔同和许多青年心仪的女神！

“咱李家是什么人家？咱家是大清命官的府邸呀！”又是母亲王氏的声音在开导他。李叔同从小就听母亲多次说过亡父李筱楼的历史。从他懂事起王凤玲就给他讲家谱，告诉他父亲李筱楼，少年时就从祖籍浙江平湖来到京畿，多次乡试之中，李筱楼都连连败北。一直到他年已五旬之时，才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功名，并与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同为进士，继而他们又都成为大清朝廷的要臣。王凤玲娓娓地告诉他：“别看你爹后来辞了京城官职，回到天津卫过经商的日子，可你知道吗？你爹毕竟也是得过志的人啊，他当年在朝廷中可是和李鸿章平起平坐的大员！”